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参考系列 77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マルクスにおける階級の概念

[日] 渡边雅男/著
(Watanabe Masao)

李晓魁/译
宋丽丹/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マルクスにおける階級の概念

[日] 渡辺雅男/著
(Watanabe Masao)

李晓魁/译
宋丽丹/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 (日) 渡边雅男著; 李晓魁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7917 - 0

I. ①马… II. ①渡… ②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研究 IV. ①A811.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3773 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77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著 者 / [日] 渡边雅男

译 者 / 李晓魁

校 者 / 宋丽丹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仇 扬 王小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17 - 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5 - 711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作者自序

本书直接的主题是关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理论再构成，但在此背景下存在着笔者试图全方位恢复“阶级论”的问题意识。身处新自由主义掌握霸权的现代社会，在直视差别和不平等蔓延的现实，并且从中需要直面个人的无力与绝望时，用具有深层意义的“阶级”来思考这些问题理所当然的。何以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差别和不平等在全球范围的扩大在制造着大量贫困生活者的同时，却让掌握支配权的人积累着庞大的财富。像这样不平等的结构根本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个人的问题，而是集团和社会的问题，并且，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的、文化的（思想）问题。进一步说，什么是阶级？阶级就是指身处于不平等社会关系下的人类集团。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以经济的财富、政治的权力、文化的威信、社会的地位（榨取、非榨取的关系，支配、从属的关系，影响力多寡的关系，地位的上下关系）的不平等为基础的。如上所述，如果把在这种不平等状况下产生的结果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责任的问题，那只能说是完全错误的。

对社会表面现象的反省，对其本质的理解、认识的方法原本是无数的。从差别的角度对社会现象考察，把它作为阶级的现实来理解，对其本质从阶级社会的观点进行探求是本书总体的问题意识。从此意图来看应该采取的方法并不局限于社会科学。如果用文学的或者新闻评论的方法来考察，其可以成为出色的报告文学；利用影像能制成经典的纪录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揭示政治动员的目标，按照

特定的战略可以制成政治纲领。但是在这里，本书完全基于社会科学的立场。那么，什么是社会科学？——按照经验的、历史的、主体的、整体的等特定的方法论程序，在一种观念的世界里，扩展知识构架（智力研究）。其不同于宗教的感悟，不同于来自艺术的直观，不同于哲学的理性，也不同于新闻评论者的观察，更谈不上政治的动机，仅仅是按照学问的方法和程序在被严格要求的世界里，进行知识构架（智力研究）。

当然，虽说本书强调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但并不是说这一立场有言论上的优越性，更谈不上这一立场与宗教的立场、政治的立场、文学的立场、新闻评论者的立场以及其他立场相对立。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在设想言论构建时，言论的立场所限定的方法论上的制约。即，必须要意识到社会科学所要求的方法论上的制约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对追求社会科学认知的人不能对其推荐宗教的方法、政治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仅此而已。当然，优秀知识构架（智力研究），必须要超越表面的观察进而洞察其本质。从此意义上看，通过优秀的文学创作、宗教体验和社会观察，我们可以学习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可以说一切社会科学都应该尽可能地认真面对现实中的矛盾，共享一切优秀知识构架方式及其所设定的方向。但是，即便是最优秀的宗教体验，尽管这一体验中充满了对社会和人类本质的理解，也远远赶不上最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换言之，对于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即，反映现实的社会科学所固有的媒介方式。社会科学是以根本概念的相互关系为范畴组织的体系来发展，并在其发展中，将现实抽象为观念性内容，进而加以再构建。这一点，与其他的知识构架（智力研究）方式有明显的区别。正如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户坂润（戸坂潤）在1935年所言，“概念实际上不仅仅只是观念，而是把握事物最适合的观念”。^①因此，反映现实，将其概念进行范畴展开的过程中，科学才可能发现

^① 戸坂潤「科学論」、『戸坂潤全集』第1卷、勁草書房、1966、132頁。

相异于其他知识构架（智力研究）方式的独特性。

一般情况下方法是由目的规定的。社会科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马克思曾经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作过以下含蓄的表述。“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① 或者，如下换一种说法，“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②

如果把日常思考形态的不断再生产定义为常识，对它的批判亦可称为科学。科学是揭露潜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的方法。引导人们获取常识所无法触及的对于本质的认识，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目的。在常识的世界里安住，并想在那里终老的人，社会科学这一知性活动是基本没有意义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现象与本质牵线搭桥的方法。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走完从现象到本质这一过程？马克思这样说过，为世人所共知：“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③

在自然科学中，为暴露被隐藏的自然法则，我们可能会用“显微镜”或“化学试剂”等物质装置，且这种物质装置的应用所占的比重较大。对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其研究手段和自然科学相比微不足道，作为研究手段来说其只能起到一点作用。我们所依赖的是每个人大脑中存在的抽象想象力。将现实加以分析、整理，反映现实的概念装置完全依赖于个人的抽象想象力，只有通过个人的抽象想象力我们才可能寻找出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④ 这也指导我们发挥抽象想象力去寻找概念。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5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1~622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④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阶级”正是通过上述程序（方法）而获得（或者应当获得）的概念，本书追求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阶级概念。

笔者一直以来怀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即致力于复活阶级概念的研究活动。本书就是在探讨源流、探求知识的过程中而成熟的报告书。

马克思的主张作为古典阶级论的巅峰这一事实不言而喻。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马克思阶级论的整体构架完全处于一种未研究的状态。而且，在连它的框架甚至内容也不清楚的情况下，各种各样恣意的解释到处横行，只凭自己随意的印象，对（马克思的阶级论）思想的误解、批判、曲解、想象都大笔一挥地肆意独行，至少日本是这种状态。现代的阶级说教常常丧失了古典阶级论的丰富内涵，有向机械的、表面的、主观的议论暴走的倾向。或者，那些敢于对阶级概念不问青红皂白地否定和擅自下结论而不知羞愧的说教，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在本书中最想强调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概念，以蕴含丰富的内容而值得夸赞，缺少了这种认识，今后马克思主义学问的发展就会出现危机。使人类共通的世界遗产——马克思的阶级论——在现代复活，这就是我的愿望。

非常感谢将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丽丹女士和担任本书中文翻译的李晓魁博士，他们在企划阶段就给予笔者极大的帮助。假如没有具有专门知识的二位的帮助，本书不可能出版。还有很多在此没能一一列举姓名的中国同僚和友人，他们对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协助的同时，还对笔者的教学活动给予配合，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书的出版，在此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华大学教授 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渡边雅男

2015年5月

译者序

本书是将渡边雅男（Watanabe Masao）教授于1996年在一桥大学年报（Hitotsubashi University Research Series. *Social Sciences*, 35, 1996, pp. 3 – 138）发表的“マルクスにおける階級の概念”（The Concept of Class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论文和另外两篇论文“初期ローレンツ? フォン? シュタインの階級社会論”（The Concept of Class Society in the Theory of Lorenz von Stein）^①与“*The Future of History and the Middle Class: A Discussion with Francis Fukuyama*”^②整理而成。

正如自序中所述，本书是渡边教授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仔细研读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之后，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作出的全面而深入的阐释，它不但有对历史事实的揭露，而且还有对现实状况的分析。阶级是特殊种类的集团概念。虽说如此，对阶级概念的认知并不会积极地自动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概念，“阶级”依然背负着各种各样的误解。所以想要排除这一个个误解，有必要澄清阶级概念的社会科学意义。为此，无非只有去确认人们所说的近代阶级是如何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作为线索来讨论这一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本书的内容最初诞生于日本，因此若想深刻理解本书中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阶级概念，有必要回顾渡边教授关于日本学界

① Watanabe Masao,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Dec. 5 (3), 1980, pp. 62 – 76.

② Watanabe Masao,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4, Vol. 4 (1), pp. 67 – 73.

对于马克思社会阶级概念之误解的讨论。

渡边教授曾经在『階級！社会認識の概念装置』^①一书中指出，现代日本学界对于阶级概念有五种错误的理解，下面将依次探讨。

把阶级概念理解为等级（身份）

第一种误解产生于把阶级视同为等级的理论。这是一种朴素的观点，但却是根深蒂固的误解。特别是当人们指出英国“阶级社会”的刻板印象，或是强调战前日本以等级为基础的半封建的“阶级社会”，并将其与战后近代化民主化的“开放的”日本进行鲜明对比的时候，上述误解往往最能发挥作用。此时，人们嘴上谈论着“阶级社会”，而实际设想的却是等级社会的图景。所以，现实离等级社会的状况越远，人们就越容易相信，阶级概念在现代已经过时了。

要反驳这种基于直觉的理论，首先最重要的是明确近代的阶级与前近代的等级的区别，换言之，就是要明确阶级在近代的独特性。阶级有前近代的和近代的存在方式。在社会编年史使用近代理论的情况下，阶级的存在方式也是近代的。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对此进行了批判。基于这种批判，可以将阶级存在的近代特征和形成这种特征的社会条件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在近代，人格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相区别乃至相分离，这是必然的。反而言之，在近代以前，两者一般是一致甚至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二，人格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是否结合，在近代取决于偶然因素，而在前近代，两者的结合是与生俱来的命运。第三，这种人格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的必然性区别和偶然性结合，全部是在自由的假象下进行的。因此，虽然站在近代的立场上看来，前近代的社会是不自由的，但这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因为近代的人们是从上述自由

^① 渡辺雅男『階級！社会認識の概念装置』、彩流社、2004年。

的假象出发来理解过去的社会而已。

下面我们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第一点和第二点实际上是表里一体的。我们可以从社会分工在质与量方面的发展来解释近代个人的人格分裂成两个的倾向。社会分工的发展影响社会结构，使社会本身独立起来。于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和社会各种关系的独立，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人格的个人）和被纳入分工中的生活（阶级的个人）之间的区别（分裂）日益明显。从个人的立场来看，这种分裂是个人为确保自身生活条件而必须忍受的外在条件。而此时，个人能否确保自身生活条件，虽然与其利用什么条件、能否在社会分工的大网中占据一席之地有关，但是，近代的原则是，职业的选择、地位的实现等这些结果，即是否被纳入社会分工的体系，并不是一出生便被决定的命运，而从根本上是在个人自由的经济社会活动之后被决定的。这是一种在社会分工之下，人格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分裂，以及在偶然的情况下二者再次结合的近代社会的原理。而前近代的社会原理是，不经过上述手段，个人的社会性被直接确定。这两种原理形成强烈对比。关于这一点，《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如下论述。在前近代的等级制社会，“例如，贵族总是贵族，roturier〔平民〕总是roturier，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因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①

简要说来，一方面，等级是“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即，在一切由等级决定的社会中，人格的个人和等级的个人是牢固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6页。

连的。对个人而言，生活条件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是由命运决定的条件。而与此相反，近代阶级社会的特征是“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

在此偶然性的背后，另一重要社会原理隐约可见，它正是近代阶级原理的基础。这个社会原理就是个人通过竞争获取生活条件。在竞争中，谁胜谁负，谁获得有利条件以保证有利的生活，谁得到不利条件而忍受不利的生活，其结果是偶然的。在这里可以试想一下入学考试的竞争。能够考上大学的合格者人数是预先确定的。对考生个人来说，他们被提出合格条件，需要自身满足这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个人充分运用条件，不断努力，反复进行应试学习，以便最大限度地掌握从而把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指有可能但又不是必然的性质）或必然性。这样有可能会提高合格的可能性。然而，应试毕竟是竞争，无论怎样提高必然性，最后的结果不到发榜之时是不得而知的。合格者是自我还是他人，对自我来说是偶然的。或者还可以试想一下入学考试后的就职活动。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我实现的机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只不过是个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自我实现），这是标榜自由竞争的劳动市场上的一大原则。然而，完全没有学生相信这一原则。对他（她）来说，是否能够抓住机会，是偶然的，被录用与否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别人而非自己手中。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本身。”^① 生活条件的偶然性作为近代阶级的特征，实际上却正是这种竞争和斗争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这种“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实”^②，也就是说，近代阶级的诞生意味着社会构造的历史性转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9~80页。

在各种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独立因素的历史的进程中，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人格的个人）和被纳入分工中的生活（阶级的个人）之间的区别（分裂）日益明显，然而，“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的，而对他们本身说来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的”。^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再次陈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述的阶级、人格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或“劳动者”）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②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来说就是，“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

关于第三点，表面上，自由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社会的现实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关系，而实际上，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在这里人们所意识到的“自由”，不过是生活条件的偶然性而已，人们把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当成了对个人人格而言的“自由”。《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点明了这一点。“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在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各个个人对立的……在这些条件下，个人然后有可能利用偶然性为自己服务，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无阻碍地享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而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③

另外，“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6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4页。

这种“自由”对作为阶级社会的近代社会来说是普遍的原理。所以，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个人，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近代阶级社会被认为是“自由”社会的理由就在于此。当然，这种自由归根结底只是假象，不过是把上述偶然性误作“自由”的幻想而已。正因为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①。

假象也好，幻想也罢，近代阶级就是在这种自由之上建立的。但是，就自由的内容而言，这种普遍性就很可疑了，因为对不同的阶级来说，自由的内容并不相同。

对雇佣劳动者阶级而言，自由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自由”。《资本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②

由此看来，对资本家（有产者）而言，自由也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作为劳动力购买者的自由。“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③如果没有雇佣他人劳动力的自由，对资本家来说自由就毫无意义。其次，能够自由处置所购买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如何处置其所有物是其的自由，而且是必需的自由。所有制对于有产者来说就是自由。这正是与无产者的“自由”有着根本区别的地方。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对无产者而言，是“脱离一切的自由”，而对有产者而言，是“支配一切的自由”。

至此，把近代的阶级误解为近代以前的等级这种观点的错误所在已十分明显。贯穿现代社会的原理（否定等级世袭制、基于能力的竞争、自由的意识形态），正是近代阶级形成的原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6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对阶级概念的经济一元论理解

第二种误解，是把近代阶级仅仅视同为经济上的阶级。这种观点在一开始就丧失了将阶级作为政治存在和文化存在的视角，先入为主地认为阶级原本不过是经济上的规定而已。令人意外的是，这种误解在社会科学家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如果我们以此一元论的阶级观为前提展开论述，那么很显然，无论是政治上的支配还是文化上的霸权，我们都不可能简单归咎于经济上的阶级。另外，在现代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已长期不结合阶级论进行研究。只要这种现状继续维持，人们就会轻易相信，阶级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如果认为阶级仅仅是经济上的规定，那么在政治和文化等现实问题中采取阶级的视角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为避免陷入这种误解，有必要对近代阶级的综合特性，换言之，对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特性，进行总体性和相互关联的把握。

让我们以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离，以及造成这种分离的社会分工为出发点进行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① 此外，“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6页。

的共同体的形式。然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阶级既然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①

阶级是在伴随着“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的分工体制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作为经济存在的阶级的起源。不平等的分配是所有制的性质造成的结果之一。本来，分配并非是由所有制决定，即使在分配中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也许只是暂时的），而所有制却把这种不平等常态化，将其稳固和确定下来。因此，阶级作为经济存在，其依据的根本原理是所有制。

在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体制中，利益便发生了分裂。同时，产生了“这些阶级……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的基础。对统治阶级来说，如何使自身的阶级私利成为全体利益的代表，这是他们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把阶级私利打造成全体利益，他们就无法鼓吹其统治的正当性。这就是阶级作为政治存在的理论根据。如果说阶级作为经济存在的根本原理是实现以阶级私利为目标的所有制，那么阶级作为政治存在的根本原理则是统治的全体性乃至普遍性。精英政治的作用就是把某一阶级的政治私利鼓吹为普遍的政治利益，给自身在政治上的统治赋予正当性。

那么，阶级作为文化存在是怎样的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如下相关论述。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38页。

统治阶级支配的。”^①

在文化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处于其影响力之下的阶级之间存在分裂。我们有必要探讨这种分裂产生的原因。

占据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也能够自由支配精神生产资料。不能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也就无法支配精神生产资料。前者的文化和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后者文化和思想则沦为前者的从属。当然，事情绝非这么简单。占有物质生产手段的阶级为了使自身的文化和思想在文化领域也占据统治地位，不断展开和扩大文化斗争，并必须获取胜利。在这里，文化本身就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色彩，这同时也表明，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是不同的。但是，过去英国称霸世界海洋之时，英式英语和英国文化也影响着全球文化，以此类推，如今在世界舞台上领导全球物质生产的是美国，于是美式英语和美国文化正在世界文化中大行其道，这是尽人皆知的现象。由此看来，经济、政治领域的支配者在文化领域也会发挥压倒性的作用，这确实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于是，文化精英们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正是他们的精英之处。“我们……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②

他们的目的，是把特定阶级的利益鼓吹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并运用文化手段赋予其特殊利益普遍性。精英文化的作用就是让某种特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3页。

的文化特征具有普遍性，并以此确定某种特定文化的霸权地位。

如此，在整体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上述领域都分别争取着其阶级利益。这体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联系。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同时还是文化上的统治阶级。由此，统治阶级分别开展在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活动。

把阶级理解为“铁板一块”的存在

第三种误解，是把阶级当成“铁板一块”。这也是在学术专著中时常出现的一种观点。根据其熟练程度，工人阶级被分为不同阶层，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紧密团结的。而在资产阶级方面，随着产权和管理（统治）权逐渐分离，经营者和股东分开，其作为阶级也已解体。有人认为，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出现了“新中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的理论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往往被人接受。由于该观点所设想的现象确实有一定的根据，所以如果认为阶级是“铁板一块”的话，人们就会越发觉得阶级论已经没有市场了。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误解，有必要认真研读关于马克思阶级论的原著，以便了解阶级其实远不是那么简单。本书第二章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对阶级概念的武断理解

并非只有阶级才具有产生不平等和差距的集团属性。性别、宗教、民族、人种等，几乎所有属性都有可能成为差距、层次和差别的基础或证据。所以，如果认为阶级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的社会属性，这是对阶级概念的武断理解。另外，如果为了反对上述观点，而忽视阶级概念的话，这种对误解的反驳方法也是武断的。两种观点均不可取。